# 弘光實錄鈔

# 弘光實錄鈔敘

寒夜鼠嚙架上發燭照之則弘光特邸報臣畜之以為史料者也年來幽憂多疾舊聞日落十年三徙聚書復闕後死之責誰任之乎先取一代排比而纂之證以故所聞見十日得書四卷名之曰弘光實錄鈔為說者曰實錄國史也今子無所受命冒然稱之不已僭乎臣曰國史既亡則野史即國史也陳壽之蜀志元好問之南冠錄亦誰命之而不謂之國史可乎為說者曰既名實錄其曰鈔者不已贅乎臣曰鈔之為言畧也凡書自備而畧之者曰抄實錄纂修必備負開局今以一人之聞見能保其無畧乎其曰鈔者非備而鈔之也鈔之以求其備也臣既削筆洗硯慨然而歎曰帝之不道誰豎

子小夫亦計日而知其亡也然諸壞政皆起于利天下之一念歸功定策懷仇異議馬既扶之以翻逆案四鎮扶之以領朝權而諸君子亦逆有所領顧忌而不敢為于是北伐之事荒矣追至追理三案其利蔑繼禍之心不感恩于閹賊者僅耳傳曰臨禍忘憂憂必及之此之謂也嗚呼南都之建帝之酒色幾何而東南之金帛聚于士英士英之金帛幾何而半世之恩仇決于大鉞曾不一年而酒色金帛恩仇不知何在論世者徒傷夫帝之又死于路而不知也尚亦有利哉古藏室史臣黃宗羲識時戊戌冬十月甲子朔

# 弘光大臣月表

古藏室

| | 崇禎十七年五月庚寅監國壬寅即位 | 六月丁巳朔 |
| --- | --- | --- |
| 大學士 | 史可法 馬士英 高弘圖 姜曰廣 王鐸 | 士英 可法 |
| 吏部尚書 | 張慎言 | 慎言 罷 己卯 |
| 戶部尚書 | 周堪賡 | 堪賡 |
| 禮部尚書 | 顧錫疇 陳子壯 乙丑召 | 錫疇 錢謙益 |
| 兵部尚書 | 馬士英 | 士英 張國維 |
| | | |
| | | 註 己卯罷 |
| | | 劉宗周 丙子起 |

|  | 七月丁亥朔 | 八月丙辰朔 |
| --- | --- | --- |
| 弘圖 曰廣 鐸 | 士英 可法 弘圖 曰廣 鐸 | 士英 可法 弘圖 |
| 徐石麒 辛巳起 | 石麒 | 石麒 |
|  | 堪賡 | 張有譽 戊午升 賀世壽 |
| 協理營 事辛酉起 子壯 | 錫疇 | 管紹寧 署 |
| 戎政甲 戊起 | 士英 國維 | 士英 國維 |
|  | 賀世壽 侍郎署 | 世壽署 朱之臣 署 |
|  | 何應瑞 | 應瑞 |
|  | 宗周 | 宗周 |

| | 九月丙戌朔 | 十月乙卯朔 |
|---|---|---|
| 曰廣 鐸 | 士英 可法 弘圖 曰廣癸巳罷 鐸 | 士英 可法 弘圖庚申 |
| | 石麒 | 石麒乙卯罷 張捷庚申 |
| 召場 | 有譽 | 有譽 |
| | 紹寧署 黃道周協理詹事甲辰起 | 紹寧 道周 |
| | 士英 國維 | 士英 國維 |
| | 之臣署 | 之臣署 解學龍庚申起 |
| | 應瑞 | 應瑞 |
| | 宗周癸巳罷 李沾壬子升 | 沾 |

| | | | | | | | | |
|---|---|---|---|---|---|---|---|---|
| | 罷 | 廿 | | | | | | |
| 十一月 乙酉朔 | 鐸 士英 可法 | 捷 | 有譽 | 錫疇 道周 | 士英 國維 | 學龍 | 應瑞 | 沾 |
| 十二月 乙卯朔 | 鐸 士英 可法 | 捷 | 有譽 | 朱繼祚 掌詹事乙酉授 錫疇 道周 | 士英 國維 | 學龍 | 應瑞 | 沾 |
| 弘光元年正月 | 鐸 士英 可法 | 捷 | 有譽 | 錫疇 子壯 | 士英 國維 | 學龍 乙札 革 | 應瑞 | 沾 |

| 乙酉朔 | 二月甲寅朔 | 三月甲 |
|---|---|---|
| 鐸 蔡奕琛乙未升 | 士英 可法 鐸 奕琛 | 士英 |
| | 捷 | 捷 |
| | 有譽 | 有譽 |
| | 錫疇己巳致仕 謙益己巳代 子壯 | 謙益 |
| | 士英 阮大鋮己未加 國維丙辰假歸 李希沆著 | 士英 |
| 王心一署 | 高倬己巳起 | 倬 |
| | 應瑞 | 應瑞 |
| | 沾 | 沾 |

申朔
可法
鐸
奕琛
世壽回籍
子壯
大鉞
國維
希沆

四月癸丑朔
士英
可法丁丑死難
鐸
奕琛
捷
有譽
謙益
子壯
士英
大鉞
國維
希沆
倬
應瑞
沾

五月壬午朔甲午帝出
士英癸卯逃
鐸迎降
捷
有譽
謙益迎降
子壯
倬丁酉死難
應瑞
沾

奔

奭琛

弘光大臣月表

# 弘光實錄抄卷一

古藏室史臣黃宗羲譔

崇禎十七年夏五月庚寅福王監國于南京

諱由崧　神宗皇帝之孫也父常洵國于雒陽十六年正月為流賊所害北都之變諸王皆南徙避亂時留都諸臣議所以立者兵部尚書史可法謂太子永定二王既陷賊中以序則在　神宗之後而瑞桂惠地遠福王則七不可（謂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與有司也）唯潞王（諱常芳）素有賢名雖穆宗之後然昭穆亦不遠也是其議者兵部侍郎呂大器武德道雷縯祚未定之而逆案阮大鋮久住南都線索在手遂走誠意伯劉孔炤鳳陽總督馬士英幕中密議之必欲使事出

手已而後可以為功乃使其私人楊文驄持空頭箋命其不問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寫迎之文驄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不數人或曰福王也楊文驄入見啓以士英爰立之意方出私錢買酒食共飲而風色正順遂開船兩晝夜而達儀真可法猶集文武會議已傳各鎮奉駕至矣士英以七不可之書用鳳督印印之成案于是可法事事受制于士英矣臣按士英之所以挾可法與可法之所以受挾于士英者皆為定策之異議也當是時可法不妨明言始之所以異議者社稷為重君為輕之義要須已定君臣分明何嫌何疑而交搆其間乎城府洞開小人亦失其所祕奈何有諱言之心授士英以引而不發之矢乎臣嘗與劉宗

周言之宗周以為然語之可法不能用也

進兵部尚書史可法東閣大學士加鳳陽總督馬士英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改戶部尚書高弘圖為禮部入閣辦事吕

工部侍郎周堪賡為戶部尚書

辛卯以姜曰廣王鐸俱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壬辰以總兵張應元鎮守承天

戊戌瑞王常浩避寇駐重慶事聞

命總兵趙光遠鎮守四川

己亥以總兵鄭鴻逵鎮九江黃蜚鎮京口

庚子設四藩以黃得功為靖南侯高傑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伯

四藩者其一淮徐其一揚滁其一鳳泗其一廬六初黄得
功高傑在北劉澤清在山東劉良佐在淮北都既陷亂卒
南下遂皆渡淮而處而淮北為賊所有馬士英既借四鎮
以迎立四鎮亦遂為士英所結史可法亦恐四鎮之不悅
己也急封爵以慰之君子知其無能為矣
晉左良玉為寧南侯
壬寅福王即皇帝位以明年為弘光元年
黄得功高傑相攻
四鎮欲以家眷安插江南浮兵而渡亟諭止之令擇江北
以處而得功澤清傑皆欲維揚爭端遂肇及有旨傑住揚州
而傑兵充暴尤甚揚人惡之閉城登陴堅不肯納得功以

其家眷至儀真遂傳令攻傑傑亦野營以待之史可法百
方調停而以瓜州處傑
乙巳大學士史可法出督師于淮揚
士英入參機務可法動受其制不得已而出留都諸生數
百人合疏留之不得至十月有何光顯者合請可法擬士
英擬旨廷杖殺之
賊帥劉暴頒偽勅請南侯黃得功擊之
撫賊以董學禮為淮鎮領兵一千五百至宿遷使偽威鎮
將軍特勅五道諭降得功高傑劉伊盛大教場劉肇基小
教場徐大受得功擊之候命正法
己酉御史陳良弼劾從賊啟事項煜

煜自北京逃回混入班行

辛亥毅勇衛以總兵徐大受鄭綵分領水陸閹人李國輔監之

壬子魏國公徐弘基安遠侯柳昌祚靈璧侯湯國祚撫寧侯朱國弼南和伯方一元誠意伯劉孔炤東寧伯焦夢龍咸安伯郭祚永各晉官銜二級加祿米五十石

司禮監太監韓贊周司禮監秉筆太監盧九德各蔭弟姪二人錦衣衛僉事世襲

甲寅上命祭行告祭禮泗陵鳳陵遣督師大學士史可法顯陵遣寧南侯左良玉神烈山韓憲王墳遣靈壁侯湯國祚成安伯郭祚永壽春以下諸王遣鳳陽府官

乙卯破賊報至封吳三桂鄜國公世襲

四月二十日吳三桂引北兵與賊戰敗之次日又敗二十七日賊收兵入城二十九日賊將其資重出京至蘆溝橋又遇北兵敗之北兵追賊至保定固關

召陳子壯爲禮部尚書

六月丁己朔寧南侯左良玉自序恢復地方

十六年八月復武昌十月十三日復原武十一月二十七日再復袁州又復萍鄉十二月初二日復萬載初五日復澧陵二十六日復長沙湘潭湘陰又復臨湘岳州十七年正月十六日復監利二十二日復石首二月十一日復公安惠安乘勝直擣隨州未滿三月復府州縣一十四處

庚申復宿遷擒賊官呂弼周王富
追崇皇考曰恭皇帝皇妣　氏曰恭皇后
辛酉上　大行皇帝謚曰烈皇帝廟號思宗
起錢謙益協理詹事府事禮部尚書
壬戌遣御史陳蓋募兵雲南
惠王常潤寓肇慶事聞
癸亥分守睢陽叅將丁啟光獻俘闕下
歸德府偽管河同知陳奇商丘偽知縣賈士俊柘城偽知
縣郭經邦鹿邑偽知縣　澄寗陵偽知縣許承廕考城偽
知縣范祾夏邑偽知縣尚國儁偽條記一顆偽契六顆
揚州鄉官鄭元勳民變被殺

高傑授害地方撫臣黃家瑞守道馬鳴騄聽城中百姓日取河邊單隊零兵而殺之兵民相搆日甚元勲往來高營從中解之百姓疑其導之爲惡因元勲一言之誤于巡撫座上羣起而殺之解其支體史可法參家瑞鳴騄有旨議處父老詣闕申請于是留任

乙丑馬士英翻欽定逆案

士英奏原任光禄寺卿阮大鋮居山林而不忘君父未任邊疆而實嫻韜畧北信到時臣與諸臣商定策大鋮致書于臣及操臣劉孔昭戒以力埽邪謀臣甚服之須遣官立召暫假冠帶來京陛見面問方畧如其不當臣甘同罪若堪實用則臣部見缺右侍郎當赦其罪徑勑部起補于

是名對大鋮大學士高弘圖請九卿集議不當以中旨用大鋮戶科給事中羅萬象奏逆案阮大鋮不由廷推不由會議啟事之日無不共為驚疑陛見之時又無不共為竊笑以大鋮為知兵耶燕子箋春燈謎未便是枕上之陰符袖中之黃石也　先帝之成令一朝而棄之皇上之明詔一朝而反之抑何以示不信之詛乎戶科右給事中熊汝霖奏阮大鋮　先帝已既棄之舉國又復非之即使閣臣實見得是亦當舍己從人况乎陰陽消長間不容髮豈博採廣搜求異材于草澤胡執私違衆翻鐵案于刑書御史陳良弼求壽圖周元泰合奏自魏逆竊權羣小煽毒嚴春秋亂賊之義必先申其治黨之法此從逆一案　先帝所

以示丹青之信也臣何仇于大鋮正恐從此諸邪悉出逆

案盡翻使久定之　典案之一日何以昭天下而表後世

也懷遠侯常延齡奏大鋮者一戲齣之流為閹人之乾子

魏逆既誅大鋮即膏鈇鉞猶有餘辜而僅禁錮終身已高

厚已容之矣兵部左侍郎呂大器太僕寺少卿萬元吉給

事中陳子龍御史詹兆恒王孫蕃左光先皆爭之而大學士

姜曰廣持之猶力士英乃奏臣通籍三十年安因之變臣

家僮只存十口臣已幾死壬申臣備兵易和　兵犯宣大

及任宣撫止五十日被逮詔獄錮刑部者將三年臣又幾

死從戍所起臣總督鳳陽兵僅九千馬僅數百而率左獻

逆小袁等賊且數十萬臣又幾死陷闖陷京師禍及先帝

臣罪應死今無知而荐阮大鋮又當死盖臣得罪封疆得罪祖宗者未必死而得罪朋黨則必死　先帝誅薛國觀周延儒等豈盡　先帝之意哉大學士史可法以調停之說進曰昨監國詔款諸臣彙集經臣改定內起廢一款有除封疆逆案計典贓私不準起用一段臣爲公之以國事之敗壞非常人材之彙征宜庶未可仍執往特之例耳後來不知何故復入此等字面此示人以隘不欲以天下之才供天下之用也應天府丞郭維經奏督輔史可法雅負人望亦有失言之過記得四月初旬北音正惡督輔招臣等科道于清議堂論救時急著首在得人臣等各舉所知督輔執筆而記臣等慮人衆言雜乃合詞謂逆案斷不可

謝督輔深以為然言猶在耳何其忽而易忘其曰詔款逆
案一段臣已改公不知諸臣何故復用夫詔書撰以史筆
定于聖裁使無反汗藉曰督輔公之諸臣不宜復改豈皇
上用之督輔又可復改之乎況逆案成于 先帝之手豈
督輔亦欲決而公之乎今方欲修 先帝實録若將欽案
抹殺不書則赫赫英靈恐有餘恫或非 皇上所以待
先帝若必書之而與今日起用之大鋮事相對炤則顯顯
令德未免少愆並非二輔所以待 皇上也誠意伯劉孔
炤乃為士英上言伏讀詔書罪廢各逆案計典贓私俱不
得輕議而置封疆失事于不言闖當事者仍將有以用之
也此詔款之中乃見一段門戶之肺肝朋黨之禍于斯為

烈士英又奏臣止謂大鉞非逆非謂逆案當翻逆案諸臣日久已登鬼籙翻之何用既非逆案中人亦不與當日之事翻之何為與其身犯衆怒為死灰罪魄之魅何如勉附清流竊正人君子之庇舍苑集枯臣雖愚不為也監國詔書據閣臣史可法疏謂逆案等事俱抹去而呂大器添入之是以戎臣而增減詔書也　臣按逆閹魏忠賢既誅其從逆者　先帝之為逆案頒行天下逆党合謀翻之己巳之變馮銓用數萬金導北兵至喜峯口欲以疆場之事翻案温體仁託錢謙益而代之欲以科場之事翻案小人計無不至　毅宗訖不可大鉞利國之菑得士英而用之然後得志嗚呼北兵之得入中國自始至終皆此案為之祟也

丙寅太僕寺少卿萬元吉上封事

先皇帝大度英武銳意明作乃世不加治禍亂益滋者其故何也則寬嚴之用偶偏而任議之途太畸也　先帝初臨海宇懲逆璫用事斵削正氣固嘗委任臣工力行寬大矣諸臣狃之爭意見之元黃畧綢繆之桑土□入郊圻束手無策　先帝赫然震怒一時宵壬遂乘閒抵隙中以用嚴之説凡廷杖告密加派抽練種種新法備經舉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明作乃□氣如故寇禍弥張十餘年以來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

先帝悔之于是更崇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為太平可致諸臣復乘之競賄賂肆欺蒙每趨愈下再攖　先帝之

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沒蓋諸臣之孽每乘于　先帝之寛而　先帝之嚴亦每激于諸臣之玩所謂寛嚴之用每偏者此也昨歲督師孫傳庭擁兵關中識者俱以為不宜輕出然已有趣留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與閣臣史可法姜曰廣云急撤關甯吳三桂俾隨樞輔迎擊都城始固既蒙　先帝台對亦曾及此然已有處地議之者矣賊勢薰灼廷臣勸南幸勸太子監國留都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議者之誤國設事幸不敗必復功議者之守經臣所謂任議之途太畸者此矣追原禍始不禁酸心仰祈　皇上博覧載籍延訪羣工蓋崇簡易推真誠之謂寛而濫賞縱罪者非寛辨邪正綜名實之謂嚴而鉤距

宗嚴者非嚴寬嚴得濟任議乃合

潞王翊杭州

有旨約束其從人盖士英之意無日不在王也

吉王𡸣

謚大學士劉一燝文端賀逢聖文忠

戊辰馬士英密陳四事

一聖母在郭家寨有常守文者知之一皇考梓宮遇難時之藁葬不備命安撫李際遇護送南来一選淑女以備宮中一防護親藩恐為奸宄所挾

己巳左懋第以應安巡撫守防上游

辛未戶科給事中羅萬彖詠用閣人王肇基督餉

命司禮監隨堂太監王肇基出督浙直閩金花白粮等餉
萬象奏　先帝以三餉疊加而敗今中使復奉旨而出威
令嚴重厨傳供億有司必奉承爭先閭閻析楊生民塗炭
東南半壁其堪再壞乎大學士高弘圖自請督餉于外有
旨留之于是責成撫按
改鳳陽總兵牟文綬提督京營以東平伯劉良佐代之
太僕寺少卿萬元吉請卹陣亡將佐
疏言臣前護軍四川追勦獻操二賊總兵猛如虎叅將劉
士傑遊擊郭開守備猛先捷從瀘州至開縣二千餘里深
入追殺士傑先捷俱死之臣丁艱回籍猛如虎守南陽闖
賊攻城甚急如虎以計破之傷賊數千既聞他門失守

猶持短刀砍殺多賊至唐府園門望北拜賊刺刃害之
癸酉靖江王攻復隨州
甲戌賊至濟寧參將李允和敗之
郭賊三千騎至濟寧扎營差其下五人僞為凌兵部家人
入州伏聽搜獲允和與朱繼宗領兵至黃家集殺步賊三
十餘馬賊不敢傅城
起張國維為戎政尚書
乙亥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召對劾馬士英于上前
輔臣高弘圖姜曰廣馬士英王鐸班殿左公侯伯等班殿
右上傳旨御史黃澍來見澍奏臣三年守汴梁 先帝拔
置臺員湖廣僉陞差臣巡按本年九月臣至九江與鎮臣

左良玉相會鎮臣暫駐九江不敢遽離其前往臣單身赴楚與監臣何志孔撫臣王揚基招集流移時武昌初復城內人民不過百餘至舊冬今春人心始定正月左鎮至楚分兵四出恢復長沙岳州荊州德安等府四月中旬左鎮率全部之兵將指承天臣及撫臣何騰蛟王揚基竭力措辦粮料除犒賞外止得本色一萬餘石不足供左兵十日之粮左鎮諒臣等心力耗竭慨然發兵二十日以後攻圍承天賊百計堅拒我兵酷署著粮盡襄陽之賊乘計夾攻至五月十三日良玉恐持久變生勅兵暫退及臣到漢口接樞臣史可法手書始知 先帝已殉社稷 皇上已監國南京臣一痛幾絕二十三日各臣會于漢口設立 先

帝牌位哭臨既畢次捧 皇上令旨叩頭行禮左鎮流涕
而言曰殺賊復仇本鎮主之措辦錢粮撫按主之 新主
登極本鎮錢粮未有所屬往議不可緩也臣慨然任之于
二十六日自漢口起身赴都陛見乞 皇上念鎮臣剿賊
二十餘年身經數百戰當此天崩地裂忠念愈堅只以粮
乏為憂 上云左鎮忠義朕所素鑒糧餉自當與之左兵
若干謝奏左鎮食粮之兵原額一萬八千上顧户部問餉
幾何旁無應者謝奏約該餉八十餘萬舊年欠額尚多
今年不知出于何所臣所以急來議者萬一三軍無食南
下索餉臣與鎮臣等一身不足惜其如江南半壁何 上
云該部計議速發謝奏天下事勢到此臣見目前所為遂

未嘗為　皇上做實事者　先帝只因閣部不得其人一敗塗地況在今日不知士英何等肺腸棄下陵寢居然來作閣臣下翻弄朝權分明利　先帝之死以成自就自家富貴此不忠之大者況二陵為國家發祥之地無故輕棄萬世而下史臣記事止說是　皇上棄祖陵是士英以不孝之名遺　陛下也士英祗有死罪即　上念其新功就比四鎮例封之為伯晉之為侯或者為其兵權可以脅主作威作福便裂土而王之總宜到陵上去不宜在朝士英奏臣在陵上勞苦多年謝奏士英剿賊之官致使賊害先帝死有餘辜敢在　上前說勞說苦士英奏臣功多過少謝奏何為功多天崩地裂草莽小民亦有死罪在身爾

遂說功　上顧內臣云直被黄澍說盡澍又奏士英自為兵部以來不見其發兵守江守城即朝門外不過數人而士英私宅兵馬羅列其意欲挾兵自重入朝便借兵威以脅　皇上出朝即假　皇上威靈以詐騙各鎮將司馬懿之心人皆知之矣士英奏兵部不該帶兵即史可法自淮撫入為兵部未嘗不帶兵也澍奏士英焉敢比可法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且今日是何時候可法又未嘗將兵脅人又未嘗將兵守門士英奏反臣因帶兵受人言語昨呂大器尚云臣要反澍大聲叱士英奏反之一字為臣子者豈敢出之于口士英今日敢于　上前信口直言其目中何嘗有朝廷無人臣禮可謂極矣臣

料士英作反非不為也不能澍憤激免冠叩頭不已云臣今日誓不與賊臣俱生　皇上殺士英以謝祖宗即殺臣以謝士英輔臣王鐸侍郎張有譽勸澍復冠　上云澍起澍云奏事未完　上云起來再奏澍立步頃又奏士英在壽州二年殃民剋軍賍私何啻百萬士英奏臣居輦下皇上即抄臣果有百萬斬臣否則斬澍澍奏士英之言奸貪之口供也彼以九十九萬即不受斬矣士英奏臣在鳳陽雖然無功未嘗失一城池黃澍按楚郡邑之失陷者不知凡幾澍奏天威咫尺士英尚在夢中曾為總督而楚中城池失陷日期茫然不知然士則士英塘報更無的實以欺　皇上可知矣士英語塞澍奏自江北七府盡失　先

帝始遣臣及臣至九江則長沙永州寶慶皆陷矣士英說臣失城池紅牌說謊之罪不容辭也士英奏謝在湖廣與在家多爲不法謝奏臣不法何事即于上前奏明以正臣罪上云臺臣輔臣如此大爭非朕所願謝奏獻賊兵部兵尚書周文江麻城人獻賊用其計破省文江又獻下南京之策獻賊與白銀十萬使之招兵左鎮恢復蘄黃文江計無復之將金帛美女獻之士英猶通線索士英朦朧上奏先帝用爲副將守備太監何志孔奏別事臣不敢與聞若云文江則臣監視也文江原爲僞尚書不知何故又爲士英題用秉筆太監韓贊周奏按臣言官與大臣爭執宜也志孔內負不宜在殿上與外臣爭論志孔云亂臣

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當仁不讓臣言者公也贊周云畢竟
不宜忘孔乃起澍又奏士英之罪擢髮難數此特其一節
耳士英奏黃澍有党臣無党澍奏　先帝在日臣在言路
極盛時孤立不肯附人臣何党士英與阮大鋮乃党耳
上云亦補疏來合叩頭退澍補疏謂士英十可斬鳳陵一
抔土是國家發祥之地士英受知　先帝是宜生死以之
巧卸重任居然令兵萬去而下貽　皇上以棄祖宗之名
是為不忠可斬國難初定人人辦必死之志為　先帝復
仇士英總督兩年居肥擁厚有何勞苦　明聖之前動云
辛勤多年是驕蹇可斬奉命討獻而未嘗出蘄黃一步奉
命討闖而未嘗出壽春一步以致賊勢猖狂不可收拾是

謂誤封疆可斬獻賊兵部尚書周文江之金朝以入而叅將之荐夕以上是謂通賊可斬市棍黃鼎委署麻城以有司之官娶鄉宦梅之煥之女士英利其奸邪互相表裏黃鼎私鑄關賊果殺將軍銀印託言奪自賊手飛報　先帝士英蒙厚賞鼎加封副將麻城士民有假印不去真官不來之謠是謂欺君可斬　皇上中興入歸天與士英以為非我莫能為金陵之人有若要天下平除非殺了馬士英之謠是謂無等可斬生平至污至貪清議不齒幸以手足圖消漏名逆案其精神滿腹無日忘之一朝得志特荐同心逆黨之阮大鋮大鋮在朝為逆賊居家為倡優三尺之童見其過市輒唾罵之士英幾悔前朝矯誣　先帝是謂

造叛可斬各鎮忠義自奮　皇上殊恩士英動云由我是謂市恩可斬馬匹兵械札營私居以防不測以脅朝廷臣是謂不道可斬上得罪于　二祖列宗下得罪于兆民百姓舉國欲殺犬彘棄餘以奸邪濟跋扈之私以要君為賣國之漸十可斬也士英補疏奏黄澍謂臣棄陵臣因南中諸大臣大逆不道謀立疏藩乃諸臣與鎮歃血祖陵之前勒兵江上主持大義何云棄陵奉　皇上脅旨入朝面議登極大典又何云棄陵　皇上試問黄澍承天之陵曾否恢復澍之此來奉何宣旨是否棄陵在澍為黨人主使牽引左鎮以要挾　皇上為門戶出力此是年來言路常態而奏對間之間忽出內臣睜眉怒目發口相加以內臣叱

辱閣臣尋大臣則辱朝廷矣臣何顏復入綸扉之殿何面
再登司馬之堂乞　皇上將臣官階盡行削奪或發建陽
舊戍或充鳳陵陽陵户以快奸黨之心有旨何志孔以内
臣攙議外臣殊傷國體即議處分而志孔者巡視湖廣與
澍同來士英終畏左鎮上疏救之乃已臣按士英以四鎮
兵威脅朝諸朝臣澍即以左鎮兵威脅士英所謂詐之見
詐也向若澍無所挾讜論如是忠矣哉
丙子國子監典籍李模上言將諸不可言定策
今日擁立之事　皇上不以得位為利諸臣何敢以定策
為名甚至定策之名加之鎮將鎮將事　先帝未聞効桑
榆之收事　皇上未聞彰汗馬之績業其實亦在戴罪之

科予之定罪其何敢安

起劉宗周為左都御史

禮部尚書顧錫疇上言剋期進取

疏云守則分分久守則力詘蓋必不支之勢也立降明詔指日誓師士民擒殺偽官何以撫之遣臣擁兵何以通之志士退保山林澤何以奮之陷臣乃心王室何以歸之失今不圖使西北之民忠憤之氣漸衰而賊戢理之方漸備然後欲圖進取為力甚難

丁丑草莽孤臣劉宗周慟哭時難艱上陳四事

痛我高皇帝以用夏變夷旋乾轉坤之大業而一旦為奸臣賊子所賣致國破君亡亘古未聞普天飲恨今日中興

大業奮討賊復仇固無以表　陛下前古渡江之心而尚
非　陛下毅然决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
一曰據形勢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淮安鳳陽安慶
襄陽等處雖各立重鎮尤為重在鳳陽而駐以　陛下親
征之師一曰重藩屏以資捍禦淮陽數百里之間見有兩
節鉞而不能禦亂卒之南下致淮北一塊土拱手而授之
賊矣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于遠地是倡逃之
實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相率有家眷寄江南之說尤
而效之又何誅焉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
罪皆可斬也必先治撫臣不律之罪而後可行于鎮臣一
曰慎爵賞以肅軍情無故而施之封典徒以長跋扈臣以

左師之恢復焉而封高劉之敗逃也而亦封又誰為不封者武臣既封文臣隨之外廷既封中璫隨之臣恐天下閏而解體也一曰嚴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偽官而叛者有受偽官而逃者有不受偽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而於法皆在不赦至有偽命南下徘徊於順逆之間必且倡為一種曲說以惑人心不特偽官偽并真官亦化為偽而天下益不可為矣當此國破君亡之際普天臣子皆當致死倖而不死反膺升級能無益增天譴除濫不宜典概行外此後一切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小存臣子負罪引慝之情詩不云乎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初劉清澤自附清流及見此疏頓足恨曰我一生精

神宜爲劉念臺空費銮遣人刺之時宗周在丹陽蕭寺中危坐終日刺者肅然不敢加害而馬士英疑宗周意在潞王揚言于朝曰劉宗周請　皇上駐蹕鳳陽者以鳳陽高墻所在凡宗室之有罪者處之是以　皇上爲罪宗也其私人朱統鑽遂上疏宗周謀出　皇上于鳳陽則南豐都豐芑根本所在將擁立何人以居此乎

戊寅以翊護功封千户常應俊爲襄衛伯

御史劉之渤請從祀來知德于孔廟

吏部左侍郎呂大器罷

己卯吏部尚書張慎言罷

慎言薦用舊輔吴甡太宰鄭三俊兩人者爲諸小人所畏

有旨台姓是日常朝畢勳臣羣跪而前指慎言及姓為奸邪叱咤之聲徹御座户科給事中羅萬象出班奏張慎言生平具在事出草創或有不明不可謂有私也吳姓素有清望安得指為奸邪諸勳臣伏地痛哭云慎言舉用文吏不及武臣囂然不已參萬象奏此朝廷也體統安在退而誠意伯劉孔炤上疏劾慎言云臣見其條陳内偽命一款謂屈膝醜顏之臣事或脅從情非委順俟其歸正不必苛議臣不勝駭愕又見其薦本吳姓鄭三俊更為可異姓受命督師逗留三月不出國門一步殆後遣戍悠游里居三俊係恂用侯恂喪師虧地引用吳昌時招權植黨此皆萬世罪人何居乎而薦之慎言原有二心當告廟決策迎立

主上之時阻難奸辨人人咋舌廷臣具在可質伏乞收回
吴甡陛見之命將慎言之受賄重處以欺君誤國之戒羅
萬象上言諸勳臣謂今日用文不用武　皇上首封者四
鎮矣新改京營又加二鎮銜矣武官布列原未曾缺何嘗
不用武臣耶年來封疆之法　先帝獨寬武臣而武臣之
玩劾　先帝者何如乎祖制以票擬歸閣臣以叅駁責言
路不聞以勳臣兼糾劾也使勳臣而司糾劾為文官臣者
可勝逐哉大學士史可法奏諸勳臣之不欲用甡者誠慮
甡有偏執則國全躬才臣甡屬吏寂久有以知其不然也
即諸臣知其不可集公廨言之可也具公疏爭之可也何
事痛哭喧呼聲徹殿陛聞之驕將悍卒不益輕朝廷而長

禍亂耶昔主辱而臣死今主死而臣生凡在臣工誰能無罪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矢忠今之纍纍降賊者不獨文臣爲然也若各執成心日尋水火文既與武不和而文之中又有與文不和者國家朋黨之禍自此而開人才向用之途自此而阻臣不顧諸臣之存此見也甡既不受召愼言亦罷扁舟不知所之

工部尚書程註罷

辛巳遥加舊輔謝陞上柱國少師太子太師改禮部尚書御史盧滙工部右侍郎黎玉田兵部尚書俱充山陵使往北祭

告時聞三人建義東省

京口兵變

邊兵于承緩等駐扎鎮江而浙中八衛之兵台區羅木二營分守扎西門外邊兵嘗言四鎮以搶殺封伯吾等之未封者緣不搶殺耳是日邊兵攫小兒瓜相持不讓傷兒類羅木兵旁觀不平攢毆之邊兵遂擊浙兵火民居者十餘里常鎮道張調鼎檄台兵往救備倭李大開死之浙兵踉蹌南下其帥持刀斫之不能止于是令浙兵遂浙而邊兵亦調儀真

起徐石麒為吏部尚書

甲申贈死難舉人張履旋為御史

冢宰張慎言之子

奪故輔溫體仁謚

體仁謚文忠初體仁得謚徐忠襄謚石麒聞之笑曰也只差

一字君謚爲忠忠則可矣言忠于魏閹也奪命之下天下

快之而張捷爲太宰以險邪有玷秩宗吞領顧錫疇奉旨

故輔體仁清執端重文忠之謚出自　先帝顧錫疇如何

以私憤議削其原有謚詹俱准復

以總兵黃斌卿駐防京口

御史朱國昌劾逃官山東巡撫丘祖德山西巡撫郭景昌漕

河總督黃希憲

以御史王燮巡撫山東總兵丘磊鎮守山東

乙酉户科給事中熊汝霖催四鎮北渡

四鎮戀戀淮揚逼處此土忠臣義士有所靦顏而不敢出

也原四鎮之兵非止安頓家眷今既儼然佐命矣何不鼓行而前收拾齊豫恢復北都欝然為中興名將與李晟郭子儀諸人並有千古況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即彷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永此帶礪曾奧窔之內而遽籬藩視之

七月丁亥朔以劉之渤巡撫四川米壽圖巡按四川范鑛巡撫貴州

戊子命選淨身男子

謚死事舊總督盧象昇忠烈

象昇號九台南直人崇禎十一年九月北兵自墻子嶺入象昇與閹人高潛起分任東西二路陛見象昇主戰起潛

幸其飽掠而出託言持重本兵楊嗣昌陰主髙閣于是象昇力戰援絶而沒

下卹死事甘肅廵撫林曰瑞

己丑追復懿文太子謚曰興宗孝康皇帝妃曰孝康皇后追上建文君謚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覲文揚武克仁篤孝讓皇帝廟號惠宗后馬氏謚曰孝愍温貞哲睿肅烈襄天弼聖讓皇后景皇帝謚曰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崇孝景皇帝廟號代宗后汪氏謚曰孝淵肅懿貞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后

辛卯以總兵金聲桓駐防淮揚

加北使左懋第兵部右侍郎右僉都御史馬紹愉太僕少卿

兵亂兵部職方司郎中陳弘範太子太傅
洪範紹愉故嘗爲罪樞陳新甲款北懲第巡撫應安聞母
變乞同洪範北去訪母骸骨因而命之
壬辰皇太后至自民間
太后張氏非恭皇元配也年興帝相等遭賊失散流轉郭
家寨常守文家馬士英遣人迎之至其後士英扶之至浙
不知所終或言帝之不奉立中宮而選擇民間不已者太
后之故也
癸巳贈名臣葉盛吏部尚書蔭羅欽順一子
妄人蔣玄上書自稱宜興碩儒
御史黃澍請卹長沙推官蔡道憲鍾祥知縣蕭漢留守都司

沈壽崇下江防道許文岐

賊陷長沙撫臣以下皆竄道憲挺立被執降之不屈又命降將尹先氏說之道憲罵賊三日夜不絕口賊怒甚寸磔之頭頸鋸斷兩瞳子炯炯不瞑漢字象石南豐人丁丑進士任滿而闕襄藩陷自請留任以護陵土壬午冬賊圍鍾祥漢率衆死守明年元旦攻城破賊執之鎖于吉祥寺中漢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固首陽兩語于壁用薙髮刀自刎血正注字上壽崇宣城人以諸生為巡撫李振聲所恭杜門俟旨闖賊入城冠帶望北叩首坐堂上賊刃之文岐為賊所執求死不得從賊之衆多黃麻間人文岐識之密約反正以柳圈為號而王固告變于賊臨刑歎曰

吾所以旦夕不死者不欲徒死耳死固分也

甲午謚故輔文震孟文肅少宗伯羅喻義文介宮詹姚希孟

文毅大司馬呂維祺忠節

辛丑萬壽節

癸卯淮揚廵按王燮報皇太子永定二王皆没

天下人心皆繫　先帝之後曰吾君之子也馬士英答令

燮爲上報以絕人望覬後皇太子之來則燮之肉其足食

乎

謚王㷮忠愍蔡懋德忠襄

懋德字雲怡蘇州人也廵撫山西闖賊渡河太原陷德懋

死之而賊遂薄都城矣後有責備之者有旬太原撫十日

之守豈有粮盡援絶之事社稷邱墟一死何足塞責

乙巳削故輔温體仁薛國觀周延儒爵

奪罷撫熊文燦官

文燦在福建曾撫鄭芝龍以滅劉香及巡撫湖廣欲以故

撫智撫張獻忠遂成滔天之禍

丁未補開國武臣謚傅友德武靖馮勝武壯

辛亥降賊閣臣丘瑜僞死遣其子上書

下部恤死難翰林檢討馬剛中

剛中河南人以鄉官守城死

丙辰馬士英使其私人朱統𨬖參大學士姜曰廣

曰廣與士英同官不稍假以辭色士英恨之有宗室統𨬖

者希得一官頗為士英出力第一疏謂曰廣謀立蹤藩第二疏列曰廣五大罪一蒙赦引用東林死黨鄭三俊吳甡房可壯孫晉把持朝政以劉士貞為通政阻遏章奏以王重為文選廣植私人二篡逆令楊廷麟出强盜于南康獄勾連大江湖大俠與水營奸弁窺探南都聲息非謀叔還則謀別戴三庇從逆諸臣四受賄五奸媳吏科熊開元奏禮義廉恥四字陵夷至今日蕩然盡矣猶賴士大夫稍知學問者畫地而蹈毅然獨行不能裨益邦家庶可儀型族黨如曰廣者誠亦其人而今竟欲以狗彘之行加孤潔之身取織紫之言瀆君父之聽戶科熊汝霖奏輔臣姜曰廣海內欽其正直皇上鑒其忠誠么麼小臣為誰驅除為

誰指使上章不由通政結納當任何逆內外交通神叢互
倚飛章告變墨敕科封端自此始　先帝篤念宗藩而聞
寇先逃誰死社稷保舉換授盡是殃民　先帝隆重武臣
而死綏敵愾十無一二叛降跋扈肩背相望　先帝委任
勳臣而官舍選練一任節鉞京營銳卒徒為寇藉　先帝
閫任內臣而小忠小信原無足取開門迎降敵且嘩傳聞
所謂前事不遠後事之師也

設東廠

大學士高弘圖奏人心易擾當鎮之以安靜戶科給事中
熊汝霖奏廠衛之害小人借以樹威因以牟利人人可為
叛逆事事可作營求縉紳怵禍所必不必言小民雞犬亦

無竄曰　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而一旦受此奇禍
止有厰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氏今日締造之初調䕶尚難
況可便行摧朽蘇松巡撫祁彪佳御史朱國昌等爭之

弘光實錄鈔卷一終

弘光實錄抄卷二

古藏室史臣黄宗羲撰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戊午以張有譽為戶部尚書

以楊鶚總督川湖雲貴廣西軍務

兵科給事中陳子龍薦舉涂仲吉祝淵

仲吉江右人上書為黄道周頌寃入獄淵海甯人劉宗周去國淵上書被逮北都陷出獄以其友吳麟徵之喪歸至南都投到子龍以臺諫薦之有旨涂仲吉祝淵何功于國優以臺諫俱不准行

吏科給事中章正紀誅中旨

庚申史可法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馬士英加太子太師進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高弘圖加太子少師進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尚書姜曰廣加太子少保進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王鐸加太子少師進文淵閣大學士戶部尚書各廕一子中書舍人

甲子命惠王住廣信

辛未福建巡撫張肯堂遣兵入衛

有旨命王應華楊重熙統領來前

左都御史劉宗周上臺員從賊姓名

奉先從逆用事日久罪在上等者喻上獻其次則仕京而

偽命有據裴希度衛貞固陳羽白淥必泓蔡鵬霄柳寅東張鳴駿熊世懿偽命無據或拷或逃者陳昌言馮垣登周亮工劉令尹朱朗鑅金毓峒魏琯李植吳邦臣張茂爵倫之楷趙譔汪永紹鄭其勲在差而逃者河南蘇京山東余日新長蘆向北巡倉徐養心巡漕沈向巡鹽楊仁愿或死或逃或叛尚無下落者真定劉顯芋宣大楊尓銘山西汪宗友甘肅傅景星河東成友謙茶馬徐一倫陝西黃耳鼎而耳鼎為馬士英私人方藉以搏擊于是上章力辨謂此案不可據有旨從逆何事妄以加人其後李沾重定為七款一曰從逆必誅偽吏政喻上猷偽庶常裴希度偽防禦陳羽白張鳴駿偽巡城淥必泓張茂爵其次傳聞從賊未

有的擄熊世懿柳寅東蔡鵬霄吳邦臣衛貞固徐一倫一曰誤参宜辨楊仁愿李植魏琯一曰條死宜恤馮垣登削髮觸賊怒夾死俞志虞為土賊所殺陳昌言趙譔夾死一曰差滿可原成友謙汪宗友楊尔銘余日新一曰路阻宜留傅景星黄耳鼎徐養心向北劉憲章一曰未仕宜錄周亮工劉令尹朱朗鑅皆禦賊全城行取提授遇變潛身一曰棄官宜宥江禾詔鄭其勲金毓峒不汙偽命而逃

壬申營建西宮以奉太后

東陽復亂尋討平之

癸酉馬士英以其姻越其杰總督河南以樊一衡總督川陝

四川總兵趙光遠降賊

兵科給事中陳子龍自練水師入衛以職方司主事何剛統之先事賊逼京畿子龍與長樂知縣夏允彝主事何剛欲聯絡海舟直達津門因倡義募練水師得二千人而子龍由是為士英所忌

甲戌改兵部主事凌駉巡按山東御史

四鎮叅大學士姜曰廣左都御史劉宗周曰廣叅迎立聖躬花押在簿祭廟撰文藐國草詔墨迹未乾鎮臣身不與事豈得而悉之乎臣在先朝丙子回籍壬午補官南都舊歲臘月始来抵任今追誤國一切握兵者不問柄政者不問獨懸坐山中一書生臣不服也梃擊一

案臣昨蔡國史係乙卯五月其時臣尚為諸生臣之丁仕
版在　皇祖己未年也會議紅丸屬　嘉廟壬戌五月事
臣時先以辛酉五月歷常給假歸籍矣履歷年月可覆而
按也所案之事與臣無與今俱無據牽合臣不受也
己卯舊輔王應熊倡義蜀中以閣銜改兵部尚書總督川湖
雲貴賜上方劍
馬士英使其私人朱統鑚叅禮部郎中周鑣武德兵備道雷
縯祚逮之
士英奏科臣光時亨力阻　先帝南遷之議而身先從賊
龔鼎孳降賊後每見人則曰我固欲死小妾不肯小妾者
為科臣時所娶秦淮娼婦顧媚也他如陳名夏項煜等不

可枚舉臺省辟糾彈司寇不行法臣竊疑焉人大逆之尤者如庶吉士周鍾勸進未已上書于賊勸其早定江南又差家人寄書二封其子一封則言盡節死難一封則稱賊為新主盛夸其英武仁明及恩遇之隆以搖惑東南非臣病中東鎮劉澤清誦其勸進表一聯比堯舜而多武功方湯武而無慚德又聞其過 先帝梓宮之前洋洋得意竟不下馬微臣聞之不勝髮指其伯父周應秋周維持皆為魏忠賢門下走狗本犯復為闖賊忠臣梟獍聚于一門逆惡鍾于兩世按律謀危社稷者謂之謀反大逆不道宜加赤族之誅以為臣子之戒今其胞弟周銓尚廁衣冠之列其堂弟周鑣儼然寅清之署均當從坐以清逆黨臣按士

英此疏為殺周鑣張本也故與朱統䥺之疏前後上士英既翻逆案欲立從賊一案與之為對其言曰今之稽首從身汙偽命者皆苟之號正人君子者也而以周鑣為首者以復社諸人嘗歸于人曰吾輩繼東林而起不知復社不過場屋餘習與東林何與哉禮科袁愷奏樞輔之言誠無深意然恐憸人乘間陽為正人口實陰為逆案解嘲甚且借今日討賊之微詞為異日翻逆之轉語不至于壞國事而傾善類不已夫樞輔所稱號為正人君子者非所指光時亨龔鼎孳陳名夏周鍾項煜其人乎時亨鼎孳班行未久建白自喜其究竟為正人君子與否未有定論也名夏與鍾雖蟲小技故未嘗有正人君子之目若項煜者逆璫

餘孽自知公論不容改頭換面求附清流君子鄙之若居
恒既負正人君子之稱臨難又着捐軀慷慨之節臣所聞
倪文璐李邦華范景文施邦耀淩義渠馬世奇吳麟徵吳
甘來成德金鉉諸人天下方以是信正人之不虛嘉君子
之足藉頋獨舉一二偷息之游魂疑兩間充塞之正氣臣
竊不甘為君子受也臣義就以鍾事論之其罪亦不過隨
從賊例耳舉朝從賊而獨歸重一新進士之庶吉士又何
其視鍾太高也至于士英疏中之言則為鄉人徐其森所
造初鍾與其兄鱗以門弟子相高汲引既廣敗類入馬兩
家遂分門戶彼訕彼此謗兩家弟子相遇于路不交一揖
鱗之門人以徐時霖為魁北都變後時霖利鍾之敗造為

惡言用相傳播而鑣者阮大鋮質首之仇也大鋮欲殺鑣而不得遂以鍾事中鑣是故時霖爲鑣所而鍾嚙鍾反因鍾以害鑣大鋮爲心于殺鍾反因鑣以累鍾事之不可知如斯也鍾之就逮臣遇之句容道中語臣欲辨其誣臣曰子之誣辨之于君子易明也今欲殺子者豈君子乎鍾曰士英不欲殺某也某之兄弟與士英有故士英之母知士英之欲殺某也不食者數日必不使其殺某也臣曰其可哉豈知士英之愛母竟不如其愛大鋮也雷縯祚毋憂家居定策之際倡言福王不孝不宜主鬯士英欲以此刃加之可洽者不得不試之縯祚耳

贈吳三桂之父襄薊國公謚忠壯

庚辰皇太后諭選中宮

辛巳起罪官王永吉總督山東

永吉以劉遠總督以坐視神京之陷腆顔于世猶可謂之才乎當其巡撫山東一時頗有虛名癸未臣在劉宗周之座徐石麒有書感歎稱永吉宗周謂臣曰虞求失人矣由今視之不能不服宗周之先見也

癸未以皇太后至加史可法少傅兼太子太傅馬士英少保兼太子太師高弘圖姜曰廣王鐸俱太子太保

謚死事巡按湖廣御史劉熙祚忠毅

熙祚武進人崇禎辛未進士獻賊破永州被執十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殉難節于永陽賦詩二章于署中倥偬軍旅

已逾年家室迢遥人别顔南北骷髏已作壘湖湘宫殿倏成煙鵑血不成無塚骨烏啼偏集有狐田死生遲速皆前定堅此丹心睠楚天故園隔别已經年今顔非復舊特顔山川草水俱含淚貔虎旌旗盡作煙老婦漫勞尋蝶夢兒孫切莫種書田莨弘化碧非豪事留此孤忠向九天

邺北變死節諸臣正祀文臣二十四人范景文贈太傅謚文貞倪文璐贈太保謚文正李邦華贈太保謚忠文王家彥贈太子少保謚忠端孟兆祥贈刑部尚書謚忠貞施邦耀贈左都御史謚忠介凌義渠贈刑部尚書謚忠清周鳳翔贈禮部左侍郎謚文節馬世奇贈禮部右侍郎謚文忠劉理順正詹事謚文正汪偉贈少詹謚文烈申嘉胤贈太僕寺少卿謚節

愍吳麟徵贈侍郎謚忠節吳甘來贈太常寺卿謚忠烈節王
章贈大理寺卿謚忠烈陳良謨贈太僕寺卿謚恭愍陳純德
德贈太僕寺少卿謚恭節許直贈太僕寺卿謚忠節成德贈
大理寺卿謚忠毅金鉉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節衛景瑗贈兵
部尚書謚忠毅朱之馮贈右都御史謚忠壯生員許琰贈五
經博士布衣湯文瓊贈中書舍人正祀武臣七人劉文炳贈
太師恒國公謚忠壯張慶臻贈太師惠安侯謚忠武李國楨
贈太子太師襄城侯謚忠武劉文耀贈太保謚忠果鞏永固
贈少師謚貞愍周遇吉贈太保謚忠武吳襄忠壯正祀內臣
一人王承恩謚忠愍正祀女子九人成德母張氏贈淑人金
鉉母章氏贈恭人汪偉妻耿氏贈恭人馬世奇妾朱氏李氏

贈孺人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贈淑人陳良謨妾時氏贈孺人吳襄妻祖氏贈夫人附祀文臣七人孟章明贈河南道御史徐有聲顧鎔彭琯俞志虞俱贈太僕寺少卿徐標贈兵部尚書朱廷煥贈右都御史俱諡節愍附祀武臣十五人顧肇迹楊崇猷薛濂徐錫登郭培民宋裕德鄧文明朱時春朱純臣孫維藩吳道周王先通張光燦方履泰李國祿各晉爵一級內員六人李鳳用王之心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

范景文孫質公北直吳橋人萬歷癸丑進士天啓五年任吏部考功司郎中特魏廣徽以宜者宗人入相書臺省黃忠端李應昇周宗建八人姓名授太宰使謫之曰此八司馬故事也景文曰爭曰八人何罪廣徽曰黨人景文曰此

殺人媚人之事非景文所能也于是引疾歸崇禎十四年屢遷至南京兵部尚書又二年進東閣大學士賊至景文憂憤不食城陷自縊家人救之復賦詩二首冠帶投井

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天啓壬戌進士選入庶常散館時上虞有兩庶吉士其一陳維新例補一人于外而元璐有文名維新乃以其再娶詰之黄忠端持不可乃已魏忠賢敗其餘黨楊維垣等猶持三案之說以詆君子元璐奏要典為魏氏之私書請燬之 毅宗曰可于是小人側目誠意伯劉孔炤復訐其再娶之事遂歸已而起戶禮兩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彰義門失守有詔召入密特語移特而出城陷元璐緋衣南北拜至闕壯繆像前酌酒酹之訖而

自酹出坐堂上書其几曰宗社至此死當委我溝壑以志其痛自經于座當議其謚之時劉宗周欲以文忠謚之而元璐之弟元瓚必得文正為榮孔炤復狺狺不已嗟乎孔炤固小人之論然不如文忠之于元璐宜也

李邦華號懋明吉水人也為物望所歸天啓閹江右士人借閹人以報復時邦華在外臣父黄忠端歎曰使李懋明而在江右之禍不至此崇禎末起為左都御史破城大書于門板曰堂堂大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矢死靡他自磬死

王家彦號同五莆田人也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闖賊圍城家彦以京營兵守安定門賊入家彦欲戰而士卒無應

者乃望闕叩頭哭曰臣無以報　皇上矣從城上擲身而下手足俱折家人扶入民舍家彥解帶自縊帶斷不死復縊乃絕或曰守德勝門賊入持刀脅之不肯降見殺

孟兆祥號肖形山西澤州人壬戌進士以忤閹削籍起刑部右侍郎自縊于公署或曰守正陽門賊至死城下子章明守顯之癸未進士從死

施邦耀號四明餘姚人也己未進士左副都御史邦耀守城賊入道梗不得達還入民舍自縊居民恐累之解其懸入他舍又縊他舍民又解之邦耀取砒投燒酒飲之乃死絕命詩曰慚無半策匡時難惟有一死報君恩嘗邦耀求死不得時歎曰忠臣固不易做

淩義渠字駿甫烏程人乙丑進士大理寺卿三月十九日時爽闖白對趙長安門拱立達旦門不啓乃還有傳　　穀宗出殉者義渠從往從之已聞卉避歸寓上書其父謂家人曰吾死題棺稱死節孤臣淩義渠之柩緋衣而縊

周鳳翔號巢軒山陰人戊辰進士左春坊左庶子自磬死父母俱在遺詩有碧血九天依聖主白頭雙老戀忠魂之句

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左春坊左諭德　　穀宗崩次日世奇沐浴更衣設香案于庭雜陳周易金剛經官印牙牌其上稽首謝恩復遥拜其母家人環泣曰太安人在未可死世奇曰正恐留此身為太安人玷耳以紗悦自經二妾朱

氏李氏從死大書于壁云馬世奇同二妾殉節于此
劉理順號湛六開封杞縣人甲戌進士第一左春坊左中允城陷趣命治棺妻萬氏妾李氏顏及公之未瞑而死皆縊理順視其既絕拜之自為賛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既擬廸科豈可茍全三忠祠內不愧前賢已而自縊幞頭平脚礙環不得入乃脫平脚口銜之引頸入環然後取平脚施于幞頭而卒
汪偉字長源休甯人翰林院簡討賊犯三輔偉流涙謂客曰國事去矣客令乞歸以免偉曰偉既言之曷敢逃死三月十八日呼門者以六歲兒授之曰城破我當死以是兒累汝門者泣諾而去明日偉與妻耿氏同縊書其壁曰身

不可辱志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偉懸于右耿氏懸
于左耿氏曰左右失序不可改懸而沒
申嘉胤字井肩廣平永年人太僕寺丞賊勢漸逼朝臣多
藉事引去胤行部畿縣或勸之不返嘉胤曰天下事壞于
貪生畏死死于疾死于利死于刑戮死于房幃爭鬪均死
也數死者盡死不惜遇君父大節縮首乖避求免此真不
善用死矣三月十二日入都十八日戒賓為其子煜行冠
禮聞　毅宗崩出至王公廠遇井投之僮號其上嘉胤井
中應曰歸慰太安人君亡與亡有子作忠臣勿過慟也
吳麟徵號磊埜海鹽人天啓壬戌進士榜下夢入神祠中
一人傴而書碑視之乃文文山山河破碎身世浮沈之句

問其人曰隱士劉宗周覺而報榜者至當是時麟徵故不
識劉宗周有言此山陰講學劉先生也宗周在儀曹麟徵
遂北面為弟子崇禎十六年轉吏科都給事中明年三月
初七日卄太常少卿十五日守西直門十七日夜本兵張
縉彥遣二卒欲出麟徵詰之語塞而去明日麟徵欲見上
言事漏下二鼓吏部侍郎沈維炳𢧐禁行者麟徵不顧過
大學士魏藻德于朝藻德曰公何惶遽如是耶國家如天
之福豈有他虞宦者數十人佩刀雜立殿陛間麟徵度不
得見乃出十九日得勝門破麟徵自經從者觧之麟徵曰
得一見天子而死未為晚也出門賊兵載道不得前乃入
道左三元祠仰視屋梁曰吾終此矣從者皆哭夜半又自

經從者又解之麟徵曰誤我誤我已而其友祝淵祝至淵涕泣不能仰視麟徵歎曰子亦憶我榜下之夢乎是命也夫命也夫而又奚悲明日縊乃死南都初立劉宗周為左都御史臣之友陸符曰吳忠節之夢葉身驗之矣御史大夫免乎哉臣曰請御史大夫誌忠節之墓以禳之可乎于是宗周遂為麟徵墓表乃宗周終殉國難是命也夫是命也夫

吳甘來字和受江西新昌人户科都給事中與汪偉約死絕命詩有到底誰遺四海憂之句

王章字漢臣武進人也陜西道御史與光時亨守城賊入章猶親發二矢傷賊已而九門砲聲俱寂章謂亨曰事急

矣其歸死于帝所時亨欲易青衣章曰不可苟易冠裳倉卒得死官不官卒不卒矣章與時亨騎而行賊掩至呵道時亨下馬章回視兵御史執敢叱之賊攢刃而去日暮家人得尸于女墻下怒目張口一手據地疑以為生也章嘗讀書于司徒廟中夢與司徒分庭而揖司徒曰忠孝吾與公等司徒故嘗以武功謚烈者

陳良謨號賓日鄞人四川道御史崇禎十一年臣父黃忠端易名之典久稽良謨獨上章言之城陷賦詩曰中天懸日月四海所畢照倏而陰霾昏日月失常道仰觀我明明薄蝕一時變晝至此忽颷風集襲牖乃續云雷風自南来光復天心見大夫百執事其誰忘明君媿余沈疴久床第

海數旬背城孰盡瘁巷戰杳無聲如何社稷墟惜爾順民
形載舟亦覆舟古今同一轍順民即逆民泰觀非一日蒼
蒼不可問國亡我何誓守無二心一死報君恩大明監察
御史陳良謨書于賊陷北京之日妾時氏請同死時脆弱
結繩不能急良謨助之時氏氣絕良謨脆力亦盡不能自
結乃命家人結之曰所以成吾美也

陳純德號滄玄零陵人福建道御史督學順天行部至遵
化道梗乃返京師自磬

許直字若魯如皋人考功司員外傳聞天子從齊化出門
出奔直往從之賊兵塞路乃歸而覓死家人以父在阻之
直曰曩父寓書于直云忝泰厥職便是孝子天下有君死

臣生謂之無忝者乎然則今日之死父命之矣于是叩頭
君父作絕命詩使奴入室取繩琛之奴手戰不能直揮之
自縊
成德字玄升山西霍州人辛未進士知滋陽縣事尚氣好
陵權貴文震孟入相道中不受郡縣私謁過其縣見成德
德亦無所推讓搖手而談臧否人物取其姓名甲乙之震
孟遂書甲乙以入特溫體仁當國凡由體仁而進者皆德
之所乙體仁知之以事中德下獄德母張氏日詣長安門
朝官出入皆涕泣而訴之會體仁出朝張氏攘臂牽體仁
下車挽鬢而問之體仁惶急不得脫乃謝去天子亦知德
無他罪赦之起為武庫郎中李賊圍城德謂馬世奇曰主

變臣辱主辱臣死吾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耳

豫訂斯盟毋忘息壤城破張氏自縊德妻及妹皆從死德

乃持隻雞盂酒如東華門臨哭帝喪觸階死喪之旁

金鉉字伯玉家于葦以諫黃道周獄被杖起兵部主事巡

視皇城賊入母章氏自縊入紫禁城投御河死

衛景瑗韓城人巡撫大同城破執之不屈被磔

朱之馮號勉齋徐州人巡撫宣州府城破不屈被磔

許琰號玉重長洲人諸生也聞非變自縊于福濟觀道士

解之又投胥江會　潞王泊舟使人出之終以嘔血卒

湯文瓊茲居都下城陷自經書其衣帶云位非文丞相之

位心存文丞相之心

新樂侯劉文炳右都督劉文燿任邱人　毅宗皇太后之姪也賊入文炳曰為國世臣豈可學單門偷活闔室死于水火而藏其祖母瀛國夫人生皇太后者于其客申湛然湛然以僕婢畜之賊從湛然求瀛國搒笞數百以碾石壓之至死不言瀛國所在

張慶臻　仁宗昭皇后之外戚也自縊

李國楨字朝端總督京營先破城之四日國楨走馬見上曰守陴者不用命執扑以抶之一人起一人復卧可奈何二十一日賊得國楨國楨因言三事一陵寢不可發二葬大行以天子之禮三善護皇太子諸王當是特帝后皆斂以柳棺始命梓宮易之四月初二日為帝發喪百官莫臨

國楨徒跣執拂逆于田妃園定而縊

鞏永固字弘圖尚　光宗公主以駙馬都尉加少保喜文學嘗疏上疏為遊國諸臣請謚崇禎十六年公主卒城陷柩猶在堂永固驅諸女入閣而焚之大書世受國恩身不辱八字然後自縊

周遇吉寧武總兵官副將熊通以二千人過賊河上渡賊而通降通即為賊說遇吉遇吉斬之二月十三日賊圍寧武遇吉出城殺賊過當又伏兵巷內開門誘賊入而殺之賊憤甚悉力攻之城陷為賊所磔其妻劉氏登墉射賊無虛發賊圍火燒之無一人出者賊至北京每搖手謂人曰汝朝若再有一周總兵吾輩安能到此

王承恩太監也賊以蘆席覆　帝喪於東華門外承恩見
賊痛哭爭之時本兵張縉彥在側承恩罵之曰汝誤國至
死此不思速殞大行而儳身進勸乎縉彥曰何與我事承
恩連批其頰以頭觸之遇害
王之心大興人司禮監太監　毅宗縊煤山樹上之心即
于繩尾從死　毅宗為社稷而死其于晉宋蒙塵之恥可
謂一洒矣當是時乃不召羣臣俱入而與內監自經盡美
未盡善也
徐有聲字聞復江甯人戸部郎中
顧鋐兵科給事中
彭琯工科給事中

俞志虞御史爲土賊所殺

徐標真定巡撫知府方茂華聞賊警撥出其家屬標下茂華于獄其叛將劫標至城外殺之出茂華而降賊

朱廷煥大名兵備副使賊傳檄入城廷煥碎之三月初四日城破被殺

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諫起張捷

捷丹陽人故逆黨也魏國公徐弘基公疏起之使佐銓政有旨解學龍荐葉廷秀以主事批升都察院堂上官羣臣舜無一言公批用張捷便有議論是何情故

乙酉封鄭芝龍爲南安伯

起逆案阮大鋮爲添注兵部右侍郎

大鋮陛見後爭者不止亦遂遲留至此而假安遠侯柳昌
祚之疏起用職方司郎中尹民興奏崔魏之潛移國祚何
殊逆閹之流毒京華在此不誅在彼爲用則凡不忠不孝
者皆得連茹引孽移亂天子之庭是育虵虺于室中而乳
豺狼于春囿臣切知其不可也申罪討逆司馬職也逆莫
大于黨亂罪莫大于無君今抗顏堂上者當年助逆之人
即行檄四方何以折服羣賊之心而銷拜跋扈將軍之氣
古者破格求材雖曰使貪使詐不聞使逆桀可翻崔魏亦
可雪可封人亦何憚而不爲亂臣賊子哉
左都御史劉宗周奏大鋮進退關係江右興衰有旨是否
確論年來國家破壞是誰所致而獨責一大鋮也

九月戊子黃蜚改防江上

補謚遼陽陣亡總兵杜松武壯

庚寅黃得功高傑相攻

傑請于督輔欲將家眷安寓揚州得功發牌爭執謂揚州督輔撫馭節非諸鎮宜居以數百騎疾趋揚州傑即發兵邀得功于路又出奇兵以襲儀真吏可法萬元吉與閣人盧九德百計解息然後已

鄭鴻逵改防采石

癸巳叙江北勞馬士英加少傅進建極殿大學士盧九德加一級各廕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一人黃得功劉良佐各加一級廕一子錦衣衛千戶世襲丁啟睿免充為事官加升一

廕一子入監讀書史可法加少師越其杰加兵部右侍郎
左都御史劉宗周罷
大學士姜曰廣罷
曰廣辭疏云臣聞王者奉三無私以治天下故爵人于朝
與衆共之　祖宗曾推之典所以行之萬世無敝也昨者
翻逆案之舉尊内侍而廢會推此尤不可之大者也夫斜
封墨勑口勑處分種種覆轍載在史冊可覆視也臣觀
先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為甚善　先帝之害政
亦間出而以頻出宦者為亂階用閣臣内侍矣用部臣勛
臣内侍矣選大將選言官内侍矣他無足數論其尤者所
得閣臣則貪淫巧猾之周延儒逢君浚民奸險刻毒之温

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也其所部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吉陳新甲也其所得勛臣則力阻南遷盡撤守禦猝狂之李國禎也其所得大將則紈袴文雜之王樸倪寵輩也其所得言官則貪橫無賴之史埜陳啓新也凡此皆力排眾議簡自中旨者也于其後効亦可覩矣皇上亦知內侍之故乎總緣鄙夫熱心仕進一見擯于公論遂乞哀于內廷既在內庭宜詳外事但見其可憐之狀聽其一面之詞不能無動者而外廷口持清議之人亦有貪婪敗倫之事授之口實得以反唇而內廷遂以為攻之者盡皆如是也間以其事咨關于上又候上之意旨從而授之于是瓶一秘方但求面試至于平臺一對演習舊文

之中竊膏唇淄活之投機立談取官同登場之戲剝下殿得意類贏勝之販夫小人何知求勝而已陰奪會推之柄陽避中旨之名臣昔痛心此弊亦于講義敷陳但以未及揚言至今猶存隱恨 先帝既誤皇上豈堪再誤哉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天威在上密勿深嚴臣安得事事而爭之但願深宮有暇時取大學衍義資治通鑑視之周宣漢武何以復還前烈晉元宋高何以終狃偏安武侯之出師征蠻何以惓惓親君子遠小人之說李綱受命禦虜何切切以信君子勿比小人為言反覆思維必能發聖心之天明破邪說于先覺夫然後國恥可得而息中興可得而期也 皇上與其用臣之

身不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猶獸畜之以供人之刀俎也臣待罪綸扉仰體睿聖眷意主和衷事從退讓然而朝廷未爾風俗未改兵民之疑惑未解江河之備禦仍疎人望未孚貿風漸長燕以北方近事驅虎進狼半壁東南仍同幕燕愧死無地終夜撫膺而嗔責臣者固已至矣時昨日江南一門人面告微臣蒙恩簡用田大傳聞舉手相慶今既一月未見新恩大失所望臣略引道前疏門人變色不語又原任吏垣熊開元亦出臣門以近日用又少失帖失感談督輔忠勤王家臣所心折亦以未停逆案遂為臣鄉臺臣郭維經所糾　皇上即此數事觀之臣若依違苟且容頭過身則操戈向臣者何必不在臣門

鄉哉有黨無鄰自無逃于明照而臣之處此則良苦矣茍

好盡言終蹈不測之禍聊取充位又來鮮鮮恥之譏臣今

誠病欝欝居此虢虢其來但求病而死又豈可得哉

革巡按湖廣御史黃澍職

辛丑補謚遜國文臣七十五人翰林侍講方孝孺文正翰林脩撰王叔英文忠脩撰王艮文節戶侍郎卓敬忠貞禮尚書陳迪忠烈兵尚書鐵鉉忠襄刑尚書暴昭剛烈禮侍郎黃觀文貞戶侍郎盧迥貞達郭任清毅刑侍郎胡子昭介愍御都御史茅大芳忠愍御史大夫練子寧忠貞景清忠烈都御史陳性善忠節僉都御史周璿肅愍右拾遺戴德彝毅直理少卿胡閏忠烈寺丞鄒瑾貞愍太常寺卿黃子澄節愍少卿盧

原質節愍廖昇文節刑尚書侯泰勤貞侍郎金有聲翌愍張昺節愍主事徐子權貞確兵尚齊泰節愍侍郎邊昇果愍郎中譚翌貞愍主事樊士信莊愍刑科給事中黄鉞忠獻葉福節愍户科都給事中陳繼之莊景韓永莊介御史曾鳳韶忠毅魏冕毅直高翔忠愍甘霖貞定王彬忠莊王度襄愍謝昇貞勤丁志方貞定春坊大學士林右貞穆編脩陳忠文愍户主事巨敬直宗經慤宋徵直愍太子賛善連楹剛烈御史林英毅節浙江按察使王良貞毅江西副使程本立忠介陝西僉事林嘉猷彬愍徽州知府陳彦回惠節蘇州知府姚善忠惠松江同知周繼瑜莊節知沛縣劉顏伯瑋忠惠子有為孝節知樂平縣張彦方莊愍知蕭縣鄭恕惠節知獻縣向樸惠

莊沛縣主簿唐子清節義典史黃讌朱義東平州吏目鄭華貞莊漳州教授陳思賢貞愍濟陽教諭王省貞烈子獎州通判王頊孝節谷府長史劉璟剛節衡府長史紀善周是脩貞毅燕府長史葛誠果愍寧府長史石撰貞愍晉府長史龍鐔忠愍遼府長史程通端直燕府伴讀俞逢辰忠愍參軍斷事高巍忠毅杜奇貞直武臣十七人魏國公徐輝祖忠貞越嶲侯俞通淵襄烈都指揮楊松壯愍謝貴勇愍彭二武壯馬宣貞壯朱鑑壯烈瞿能襄烈宋忠壯愍孫泰勇愍莊得勇愍張皁旂英烈俞琪翼愍指揮宋瑄杲節張倫貞勇崇剛壯愍燕山衛卒儲福貞義女子六人方孝孺妻李氏貞愍王良妻氏貞烈儲福妻范氏孝節文臣脩撰吳成學尚書張紞徐貞

侍郎毛泰黄魁徐空侍讀樓璉僉都御史司中郎中柳一景
張安國主事劉原弼巡撫黄清御史程公智王玭韓郁大理
丞彭興明劉端王髙中書何申高遜志博士黄彦清監副劉
伯完參政鄭居貞陳周按使李文敏黄直僉事胡子義知府
黄希范孫鎮王璉楊任葉惠仲同知石允碩嘗典史周縉知
州蔡運教諭劉固豐寅初訓導林大同鄭士達斷事錢芹長
史鄒璞舉人劉政諸生髙賢寧王志伍性原陳應周林鈕瑶
鄒君默曾廷瑞呂賢佃衣俞貞木王稌王賔楊福表祀山劉
國譚仕謹等武臣長興侯耿炳文歷城侯盛庸深城侯李堅
駙馬都尉梅殷耿璿胡現李祺都督同知陳質都督廖鏞廖
銘平安孫岳耿𤏲甯忠陳暉潘忠徐凱都指揮彭聚卜萬楚

督指揮盧振滕聚趙諒鎮撫楊平徐讓衛健小馬王曾濬周拱元千户倪諒戍卒龔翊百户劉耀等内臣胡伯顒官職無考盧振梁良用郭良馬坤朱進王錞陳子方何西傭補鍋匠馮翁王公東湖樂清耶溪三樵夫雲門僧洞庭居士雪菴和尚等從亡諸臣翰林史彬程濟趙天泰鄭洽侍郎廖平金焦郎中梁玉田司務馮淮御史葉希賢中書梁良玉梁中節宋和郭節監正王之臣尚書嚴震直教授楊應能鎮撫牛景先王資劉仲太監段貴何洲周恕長壽吳亮等婦女王淑英妻并二女戴德彝嫂項氏齊泰女鐵鉉二女張安國妻黄觀二女龔泰妻鄭恕二女王省女諱翌妻鄒氏林英妻宋氏等皆附祀表忠祠

臣按革除之事簡編雜說錯誤甚多獻徵錄載王艮北師薄都城羣臣多往迎附艮獨閉門痛哭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復生矣安能顧我若等遂自鴆死然艮沒在建文三年鮮縉之墓表可証也此文節之謚亦甚無謂林右字公輔以字行王府教授三台文獻錄可証也此云春坊大學士所當改王正至于致身錄從亡隨筆皆偽書不足信禮臣尚多崇之致身錄托名翰林史彬作吳寬表史鑑之墓書其曾祖彬未嘗入仕則偽不待辨矣

奪請難大學士胡廣謚

謚請難左都御史陳瑛醜厲

癸卯以王潔巡撫登萊

以總兵牟文綬鎮守荆州
以王允成爲岳州總兵官
謚沈子木恭請沈儆炌襄敏
子木　于楚宗之事犯清議以逢迎一貫儆炌亦不足道
其謚以孫胤培長禮垣也
甲辰起黄道周爲禮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
宗室華堞聯絡楚寨
補謚直諫名臣御史蔣欽忠烈給事中周璽忠愍兵部主事
陸震忠定工部主事何遵忠節刑部主事劉較孝毅行人孟
陽忠定李紹賢忠端俞廷瓚忠愍詹寅忠憲李瀚臣忠毅詹
軾忠潔劉平甫忠質評事林公甫忠恪錦衣衛經歷沈練貞

肅指揮張瑛忠壯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忠毅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周起元忠惠左諭德繆昌期文貞御史黃尊素忠端李應昇忠毅周宗建忠毅袁化中忠愍給事中周朝瑞忠毅工部郎中萬璟忠貞副使顧大章裕愍

補謚開國文臣翰林學士陶安文憲御史中丞章溢莊敏左春坊大學士觧縉文毅太子正字桂彥良敬裕訓導葉居昇忠愍翰林承旨詹同文憲處州總制孫炎忠愍胡深襄節左司郎中王愷莊愍太平知府許瑗忠節祭酒劉崧恭介兵部尚書唐鐸敬安韓國公李善長襄愍武臣鄞國公馮國用武翼濟國公丁德興武襄德慶侯廖永忠武勇定遠侯王弼武威長興侯耿炳文武愍東莞伯何真恭靖永義侯桑世傑忠

烈河間郡公俞通玉武烈東勝汪溪興祖武愍東海郡公茅
成武烈樞密同知丁普郎武節都指揮使韓成忠壯太平院判
花雲忠毅
乙巳以定策功加朱國弼保國公
逮浙江安撫御史左光先光先不受逮
有旨逃孫斐前以貪橫激變許成許都之變尚敢搜變賊産
日事誅求又激成大變罪不容誅左光先力庇貪令威脅
同官致于流毒東越着革了職法司提問追贓巡按
帝初立左魏兩家頌冤皆操戈于阮大鋮已又左氏刻行
祕案分條細註大鋮之出光先論之最切故大鋮之所欲
殺者周鑣之次即光先也光先逃入婺源山中全聲匿迹

而士英大鋮以史可法故左氏之門人左良玉又其同宗疑在兩家故不敢急之

壬子以定策功升太常寺少卿李沾為左都御史以定策異議遷吏部左侍郎呂大器以總兵盧鼎鎮守武昌

癸丑逮湖廣巡按御史黃澍澍不受逮

甲寅授罪樞張縉彥總督北直山西河南北

使閹人孫元德催浙福直三省錢糧

使閹人田成選淑女于杭州

或言內監出選皇太后命之其言甚褻所以來人之疑也

弘光實録鈔卷二終